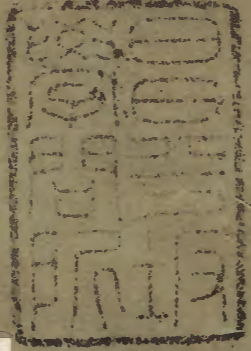


史記鈔

二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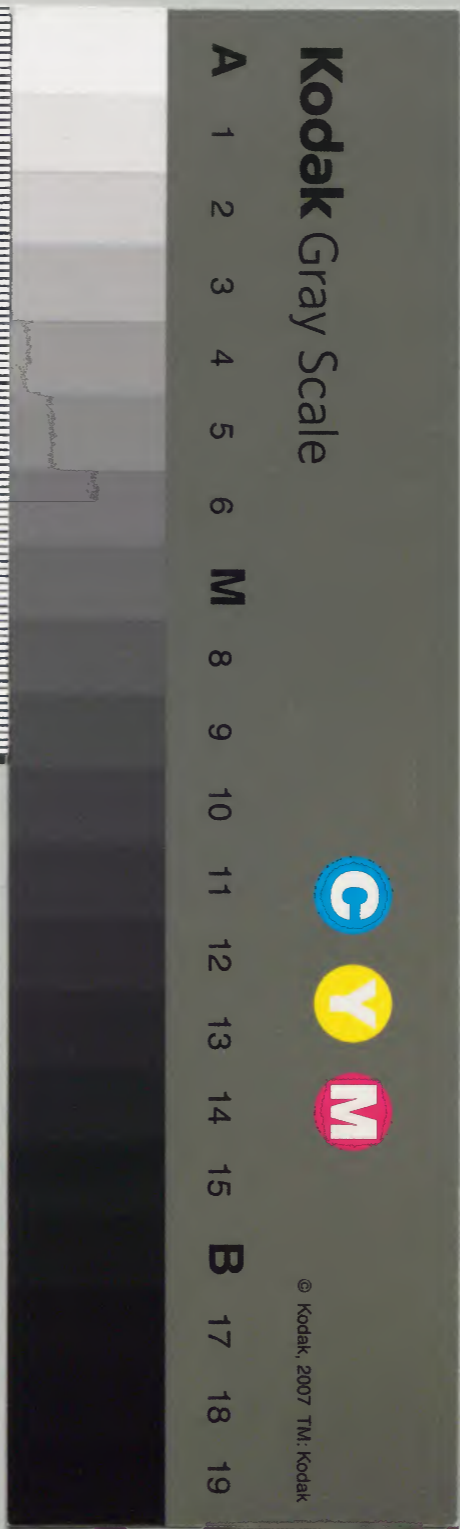
廿三



漢書門			
二	一	三	〇
四	二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二	三	〇
〇	二	〇	八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8	
冊數		24	(23)
函號		290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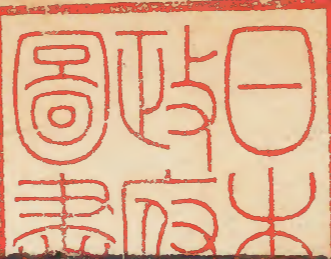
史記鈔卷之八十五

淺草文庫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
繁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直叙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
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
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



謂學者認功
著之于令即
今之學令也
史公諸文俱確
肆乃此篇獨醇
雅甚儼然儒者
之風春春作藹
見物即成不虛
哉 文索
述六藝獨遺易
何也 文索

文學興廢世代
沿革此文倫之
看他叙數千百
年事略無添漏
一名寧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

劉孝轉

孔子八世孫
名顛字甲也

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亾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

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其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

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大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絕臣下取漢相，自序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屢書不一書，皆反辭，見意深，歎夫儒效不白于天下，而文奸飾諛為徑術之羞，用修。

自此以下皆私
奏請之辭

文太平淡未為
不厭也漢書疏
多此類固是彼
時善奏常語
文潔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晉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

計偕謂與計
吏俱詣太常
也

詔書文章
雅正詞辭
深原也

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

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奉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

太史公傳儒林
不採道德之士
及其說經者之
百獨疏六藝門
戶此其不知學
之故也古人云
誤儒傳徑而徑
也而于此亦可
概見矣
列子云胥靡登
高不惧胥隸也
靡末也胥靡末
隸微賤之人腐
刑無據用修

經并分五家一
人各分流派中
謂或詳或畧叙
詩甚錯綜有致
文書

死傳

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
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
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輶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
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
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
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
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
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

孔鮒之弟子
襄為惠帝
博士遷為長
沙太傅生忠
忠生武及安
國安國為博
士臨淮太守
繆氏出蘭
陵之音楊所
謂楊生為楚
元王所禮也
性關門名度

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
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
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
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忠為膠東內史
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
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
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李景時為
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

刊專

卷八十五

儒林

六

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

黃生之言終非文恪

直是罵語言安得因徒書乎指固為因徒也

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

視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

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

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

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

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

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

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

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

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

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

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

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八公。

羊灼烹亦為養
案有所養卒
所掌焉養食
食也

死傳

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
張湯方鄉學。以為秦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
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
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
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
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
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
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
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

治經之弊

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
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
十餘篇。益尚書。滋多於是矣。

以容為禮禮之
也。太史公獨
挈而著之

容亦音容也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
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
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
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
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
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

名也

詳作

滿意栢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菑人衡胡臨菑人王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春秋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

仲舒事易王
王武帝兄

列傳

卷八十五

儒林

十

董仲舒胡毋生
瑕丘江生三傳
皆引入公孫弘
何也弘之治春
秋不如三子三
子皆不顯而弘
位至公卿史氏
亦微致不平之
意云爾

死傳

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字子都

胡毋生齊人也。景帝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

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

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

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

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

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

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中棟入胡毋江
生末復歸仲舒
又一法 文學

史記鈔卷之八十六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酷吏傳凡十餘人。去史公特以次武帝一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畧而刑。他傳及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刑。群之慘如指掌矣。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近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

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法嚴則姦生姦
亞則法愈嚴大
反嘆息其越痛
秋 文繁

馱方謂除其
殺約三章耳

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矣。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奉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

死傳

正說

十人行多相類
而叙各不同華
力極其變化
應德

十人只是一篇
文字用脩
畫出一個強人
應德
篇中唯都旁及
其諫居邊兩事
餘但叙酷跡
文繁

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竄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

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

野蕤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

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

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蕤亦去。太

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矚氏宗人

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酷吏

卷八十六

酷吏

二

都酷吏也而有
言若此君子不
當以人廢言
丙仲

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矰氏。皆惡。餘皆股票。居歲
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
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
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
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

郅都又酷吏中
之賢者。觀其威
權。匈奴可知矣。

都能護景帝而
受賜。不私臨江
而加誅。皆太后
為之也。愛而賞
焉。似矣。惡而處
焉。何哉。季默

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
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奉景帝乃使使持節拜
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
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不近雁門。
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
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
遂斬郅都。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此却又提在前。

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
遷至濟南都尉而鄧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鄧都如此及成往直陵
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鄧
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
爲中尉有口語其治效鄧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
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
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
重於郡守齊成得入
竟鉗脫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
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
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
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

有外戚姬屬
比于宗室故
曰宗室

文惡言以文
法傷客人也
均等也商車
辱也伏軾也
謂下之也

於此見條侯之
長者丙仲

禹無酷跡祗文
深文案

此湯傳最詳蓋
此傳湯為魁
文案

爰易也以文
善易其口詞
又曰爰換也
古者重刑嫌
有爰惡故移
換獄書使他
官考實之

死傳

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司馬安
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
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
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寧成周
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
等矣陽山棄市

趙禹者潯人潯台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
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

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
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
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得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
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
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
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
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

刑傳

卷八十六

酷吏

五

無害猶言莫
能破也

諸酷吏之遷秩
皆曰上以為能
詞婉而意深矣
李巽

見文法輒取句
最見老吏手段
丙仲

乾沒作隨勢
浮沉也

模寫趙禹張湯
兩人共事而兩
人各自結局處
極工
是張湯巧於媚
上處
亭平也使之
平疑事也

以下章法皆整

及傳

賢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椽以湯為無害言大府
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
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
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
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
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
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
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
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

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交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

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

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

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

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

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

湯此術自謂微
巧不謂史公乃
能寫 文繁

湯自為刻深而
導上以寬釋正
是他難文處
西仲

獨載上所故伴
亦爭二人卒亦
他事可知

時臣蔡汝
吉相世為
相

死傳

鎖上結

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
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
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
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
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
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
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

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
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
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
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
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
縣官空虛。於是丞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
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
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

小傳

卷八十六

酷吏

七

按史公連曰責湯曰指湯曰怨曰害湯又曰怨之曰患之曰欲臨之又曰有卻曰心望極其形容皆為下文天子果以湯慷慨使使責湯張本李默

只一狄山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快未必因以之為也故曰羣臣震懼筆意洋溢笑用情錢通言以利交也

死傳

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賢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

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辨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

漢前案以利交

應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八

原湯所以敗收
拾不遺細瑣此
然參會一、有
條理絕似左傳
文潔
三詳字模寫湯
甚妙用均

導擇也以主
擇米故曰導
官又曰太官
之別也主酒
導官今倉監擇
米字蓋可見非
以諸獄滿蓋率
連非犯故文潔

湯為御史大夫
七年敗中云窮
竟其事未奏未
云三長史皆害
湯欲陷之則三
節者皆叙事起
伏血脉

友傳

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
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
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
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
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
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
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
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
居病歿。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
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
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軍。軍
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
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
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
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
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

川傳

卷八十六

酷吏

九

以下叙三長史
甚有條理

長短術與
六國時行長
短其語隱
用相激怒

言湯與田信
為左道之交
至此又合三長
史臨湯計言之
與前又相照

即此所夷滅哉
何人一句湯又
何說故曰何不
知系又曰何對
簿為 丙仲

死傳

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訕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

素賈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軍。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入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史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十

死傳

禹責湯是矣其
如自謂何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
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
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
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
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
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
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
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

又及趙禹

結果前事

提前語

非禹子也。乃後
來益意。反名禹
為平耳。用句

戾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
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
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
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
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
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

後而年

附

根

剽劫人

川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十一

王蒼之也號伯成若其子名仲

寧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從傳以容形主也

補此一段最奇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能制威猶先說鄧都之威然後說成能凌都也應德

寧成爲酷吏而從復破成之家可爲一嘆

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藉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贖餉者二百人爲解脫以罪盡殺也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及傳

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

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舉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歿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十二

又腰鑽怒湯馬
其後因波出閣
奉文索

以都較從前極
其列暴惡乃獨
留一廣字著尾
處揚之且用短
峭句振起大有
勢文索

雜殺人而理
之或謂發冢

自溫舒而下皆
張故吏也故太
史公每曰事張
湯意深至矣

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
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
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
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
為務。闇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
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
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
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
以為廢格沮事。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
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
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
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
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
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
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
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

死傳

野無犬吠之盜
此道不拾遺變
文應德
溫舒殘暴所不
能盡載本傳者
復見之楊僕傳
中

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
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
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
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
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
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
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
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
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

以義縱猶畏溫
舒我文恪

史憚未敢恣治及縱處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
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菑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
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賢戚
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
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
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

列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十四

傷僕傳不詳僕
本末而特詳尹
齊王温舒及未
蓋盜賊滋多之
故太史公重在
酷吏不為僕傳
也
却在第二次
作中尉中

受投書之器
入不可出伯
阡陌格言村
落皆置長也
此段似張湯傳

言下戶之中
有奸猾之人
令重矣以逐
之也
上叠無勢而有
勢者漫出于此
情理畢達服中
以下猾而大猾
巧為用文字之
織密眼目之歷
落如此用脩

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
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
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
之病歿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
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
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
投鉅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
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

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
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
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
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
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
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
徵豪吏温舒匿其吏率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

温舒獨酷故其受禍亦獨慘

叙酷吏故事皆詳

尹齊得病歿而仇家燒其尸

酷吏為患而盜賊蜂起于是繡衣直指之使出矣

及傳

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歿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歿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歿仇家欲燒其尸尸亾去歸葬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自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

救尾擊温舒以覆效效之者却不著名酷吏四等尹都一等湯禹一等成由一等從温舒一等鬼錯在尹都上馮當輩又出温舒下文

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沈匿不發覺之法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歿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亾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

川傳

卷八十六

酷吏

十六

死傳
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王者皆死其後
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
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
法焉。

音奉

滅軍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軍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官

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王父偃。及治淮南

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

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

而軍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

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

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軍以小致

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

信。信亡。藏上林中。軍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

射中上林苑門。軍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

而杜周任用。滅宣自殺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

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

失亾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軍相編序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軍相放。然重遲外寬內至也深。次骨軍爲左內史。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彌虛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

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亾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

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些賦累數巨萬矣。杜周獨得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揚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歿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

以此叙廣汚濁

太史公謂張湯
然而民不思一
語多矣班固乃
稱其推賢有後
力雪其酷吏之
名異乎太史公
之直筆矣田修

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
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檀磔人東郡彌
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蝮驚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
足數哉

予讀酷吏傳諸所刻轢吏民蓋不成洪水之災
與秦特一聞耳而諸酷吏上餘人惟趙禹杜周
以善終餘皆誅或甚且族而仇家為燬其尸令
之吏可戒哉
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
教里若奸宄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葷小者
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

臧作成謂推
繫之成獄也
蝮驚以言苛
酷比之蝮毒
為賣請以朴
擊致人買免
請求也

及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史記鈔卷之八十七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
淨大宛事以張騫身後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
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
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費用亡中國以此先後
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

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

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

定然延頤如此
妙妙 文格
匈奴傳與大宛
能異匈奴一國
而大宛諸國諸

列傳 卷八十七 大宛

國則錯綜也
應德

君好大喜功臣
生事構隙是而
城摠傳只緣代
究通諸國故以
宛名篇 克之

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
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
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
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亾鄉月氏西走數
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
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
道今亾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

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
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
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
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
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
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亾歸漢漢
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
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

諸國皆借書言
以圖是一體

太史次要領

審既從大宛歸
所指畫傷諸國
而下以次分別
如掌

高山上育馬
不可得因取
五色母馬置
其下與交生
駒汗血號曰
天馬子

述諸國風物形
狀或詳或略皆
錯綜有法 文宗

國不上着

故舊也嘗臣
服于匈奴

及傳

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戾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音汗彌

音山

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刪六國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川專

卷八十七

大宛

三

蓋乃北海者因
去中國遠不能
知大澤之名故
臆斷云用均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
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
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罽
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
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
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歿輒更
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
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
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
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

西北少暑濕故
特著其異用均
眩相許惑今
吞刀吐火殖
底種樹屠人
截馬之術

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萬餘。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叩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以上如碁盤以下如著碁大夏為孫事皆借騫言叙之應德

此以下叙張騫通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賚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竝

總括諸國情勢以發武帝欲宣威意十餘句作一氣下甚發越可喜 文案

言重九遍譯語而致 庶幾武帝主意

出出驄出冉出徙出邛夔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音非南音非方閉音非嵩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茲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艸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

陡然入此為打
斯匈奴右臂

漢書作西邊

李將軍軍軍失亾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弃於野烏噉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

死傳

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
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
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
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
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
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
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
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
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

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
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
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
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
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
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
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
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
疆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

按此叙昆莫所以不敢專約

川傳

卷八十七 大宛

七

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歿。臨歿。謂其父昆莫曰。必
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
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
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
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
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
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
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笮。及諸旁國。烏
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

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
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
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
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
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歿後。匈奴聞漢
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
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
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

此段錯綜 文格

不說的聘語顧乃先說宛馬然却有致 文繁

述遣使大小多少遠近勢甚錯綜若無意出之而意無不盡 文繁

以南非道作對 紀甚奇

入通前摠論當 時事情如掌

乃遣女

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皆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先提在此

塞成以後

尚應前

根

接上後

精

從前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牂牁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

川亭

卷八十七

大宛

九

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
母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
能母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
致重鼻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
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
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
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
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
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

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
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灾害
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
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
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
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

此烏孫一節以
續上文請婚血
脈

江都王傳

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突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

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

入洗發一傳

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苑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

漢述諸國俗補前書言未備文繁

進熟或是進見而熟于天子故得以進言註熟美之說未必然也丙仲

模寫漢伐宛處更精神壯士車令持金驅馬入貳師城請宛王馬樂亦少年行即此輩也允寧

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亾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

應好宛馬

已下叙宛背漢

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賢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漢武窮兵供狀

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

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頃本此事作方有原委。允寧

及傳

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亾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

下言室者令城中渴之

罪有七科造證也

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十萬人

匹驢騾索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屠廛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

又復前案

川傳

卷八十七

大宛

十四

入關僅萬人往
馬三萬匹得入
者止千餘匹此
安得不怨耶
名寧

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
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
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
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
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
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
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
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
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

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
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
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
來誅。晉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
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
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
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

漢窮兵數十年
所得不過如此

宛已破又便攻
破郁成威康居
功成計遂此從
重藥也 允寧

後論功封新時
侯此豪使輩也

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
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
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
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
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
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
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亾走貳師貳師令
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亾走康居
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

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
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
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
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
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
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德信前貳師之伐宛也而
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

歷叙貳師出師
再及侵牟失亡
得馬之數賞功
之次則貳師功
罪漢計得失不
待言而自見矣
丙仲

奮行奮迅自
樂入行者也
絀抑退也此
本以適行故
功勞不得與
奮行齊賞也

時寫漢不能以
力之大死處

貳師唯立一味
蔡為功而究獲
誅之漢又賂賜
美刺自見 川

太史公信不誣

觀此云憑觀所
謂崑崙則前云
系古圖書名河
所出曰崑崙蓋

死傳

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
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
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
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
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
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
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
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
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

伐宛封賞

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田蟬封為宛
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
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
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
有亭而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
以給使外國者

結隱語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川傳

卷八十七

大宛

十七

說之也但其詞
微不易見耳
用均

友傳

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火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
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士俗皆騫所歸為武帝
言者也騫後後諸使而夷者亦具焉事具備而
有條理文恪
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奉款立傳而以
騫不足立也政于此發端見之而下叙騫事此
太史公妙處用均

史記鈔卷之八十八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
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近代以來俠之一脈絕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

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

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問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

一云不慨信
以仁義許游俠
過矣文恪

此傳議論正而
氣勢濶達文恪

激詭之論而以
抑抗出之似與
非與似排非排
奇態溢出文氣
持矯健甚文恪

史記

卷八十八

游俠

論儒四揚二抑
而揚處寓不滿
意抑處顧乃實
與文潔

論俠一抑一揚
而抑處顧少矜
揚處却止取節
或曲說文潔

太史公下腐時
更無一人出處
力救之所以傳
游俠獨蘊義結
胎在此

言已愛其利
則為有德何
必知仁義也
以言小竊則
為盜而受誅
也
即上文嚮其利
者為有德意也
丙申

較論儒俠儒一
抑一揚俠則四
揚一抑可謂著
意抑抗然却是
深悲極憤處
文潔

衣疏食不厭飽死抑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揚。其行必
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音厄。困既已存。亾音死
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
緩急接上人之所肯有也。太史公曰。晉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
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以下並說言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
晉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距躄暴戾。其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
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
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
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

收歸使叙傳俠
意文繁

論卿相俠一抑
一揚季札似下
無俠氣文繁

朱家傳止以空
言代叙事文錯
綜有節奏意象
甚踴躍文繁

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
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
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
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
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
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
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
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
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
不過輜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
軍之厄。及布尊賢。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

條侯喜得孟事
重見呂王傳又
袁盎傳亦有稱
孟語二人事想
俱不傳但以李
將軍條侯得名
史公因以意寫
未彷彿如此
文索

賈音閑為鄧
都許誅

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瞞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

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一篇主意先提
在此應德

解傳乃獨詳蓋
史公目覩 文索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季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

此上一段已了
郭解下特詳其
事耳 應存後
俠客多長者之
指

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
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
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亾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
義人。殺吾子。賊不得弃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
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
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
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
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

諸公與少年所
取固別。文索

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
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
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
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
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
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
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
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
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

此則諸公少年
賢豪皆用之

賢不滿三百
萬已上為不
中

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
厚施薄望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附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
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
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
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
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
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

傳中西言為人
短小不飲酒以

見其非強有力
而使酒者且非
徒容貌動人者
也季默

此籍少公又奇
出于風聞感慨
之義無此不名
俠傳用脩
解之得人若此

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
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亾置其
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
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
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
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
不接而接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
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
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

秦無非想還是
與力畢竟為儒
所排解下着翁
伯字見一時翁
伯名重人口如
此猶武帝稱鄭
注 文繁

明游俠不與暴
豪等同類以應
前語 用均

辨字不必訓頂
戴即從容貌之
貌解同明文繁
貌猶頂戴也今
人猶云頂好名
目即古人貌榮
名之義 用脩

反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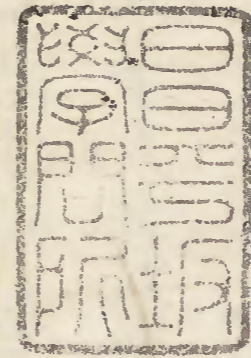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
殺人解雖弗知此臯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
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傷也敖而無足數
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
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
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
謂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
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
哉

按子長以言李將軍事被州交游莫救故獨取
於任俠之義亦有激乎其言之也 丙仲

史記鈔附卷之八十八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
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及作



文化己巳

